

我搬来这个大院的时候，还有一半的人在工作，在另一半离退休的老头中我还是被称为六十“小弟弟”的。可是，真像小时候常念到的“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二十多年过去，我已过了七十“多来兮”，上升为八十“不稀奇”了，比我大的已为数很少，六七十的已成了堆，大院也成了“养老院”了。

每天一早，我们一些“不稀奇”常常来到大院的广场上吸吸新鲜空气，有的散步，有的坐在长椅上闲聊，也有的在下棋。七时过一些，我们总看到一位医院的老院长穿得整整齐齐地坐上来接他的小轿车到医院去上班。有时刮风下雨，我们都不敢出门了，他还是一天也不落。前些天刚听说他生病住了院，可是过了不几天，又看到他按时上班了。他比我们还大四岁，我们始终是他的“小弟弟”，他还曾为我们好几个人开过刀。他虽然由于年纪大已有多年不拿手术刀了，但一些重大的开刀，仍站在手术台旁边指导。他的敬业精神和生活态度，已成了大院内外人们经常谈论的话题。

在九时左右，常看到不少人提了包到附近的老年大学或补习学校去上课，有的学中国古典文学，有的学字字画画，有的学电脑等等。有的学校走路要半个小时，正好作为散步，回家时把菜也买回来了。当然，多数还是“小弟弟”和“多来兮”，但也有几个“不稀奇”不服老重新当上了小学生。有一个是三八式的老同志，忽然到夜校去报了名学起电脑来了。他说这个玩意儿比他当年初次使用缴获的日本大盖子枪还难得多，可是三四月之后他已能用电脑给别人写信了，当然要赶上他的孙子是想也不敢想的。



记得最早接触武侠，是读古龙大侠的《边城浪子》。身负血海深仇的傅红雪手握黑刀、步履蹒跚的身影时时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常常在深夜惊醒，大口大口地喘气，仿佛那复仇之刀正迎面向我砍来……

江湖是什么？是刀光剑影，是暴雨腥风，是“名门正派”与“邪魔外道”争强斗狠、你争我夺的战场。江湖的天空，似乎总是阴沉沉、灰蒙蒙的，也无风雨也无晴。一切阴谋、暗算都如闪电般在厚厚的难以捉摸的云层中孕育着，蠢蠢欲动，仿佛在等待时机，意欲在刹那间摄人心魄。难怪令狐冲终日以酒为伴、烂醉如泥，在杯酒之中寻求片刻的逃避。可是也正如王家卫执导的《东邪西毒》里所说：“有

另一个是在山东打过多年游击后来又随大军南下的女同志，报名参加了小区的老年英语学习班，受到了班主任的多次表扬。几个月后她同孙女用英语对话，孙女除了“你好”、“早安”、“拜拜”之外，没有听懂她说的啥，但是鼓励她好好学习，明年开奥运会时遇到老外就听懂了。

当然，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各家的情况也不一样。住在我对面楼上的一位老报人，曾是我做新闻工作时的老领导，已九十多开外，过了“不稀奇”而不知该称什么了。去年比他还大一岁的夫人去世了，他仍笔耕不止，第三本回忆录在今年初出版了，他说第四本的大纲已写得差不多了。在我楼下的一对老夫妇日子过得很潇洒，

每天读书、写字、画画和散步，最近自费出版了两个人的书画合集，送给楼上楼下一家一本。老先生虽然已进入了“不稀奇”的行列，仍是家中厨艺高超的“大厨”，老太太和小保姆只能做他的帮工。他对羡慕不止的邻居们说：“只要做到心平气和，不攀比，不牢骚，生活就安排好了。”

可是，要做到这些，不论主观观也不容易。有几家的老人还在为孙子辈忙碌，要接送他们上学，给他们做饭和温习功课等。为他们小考、中考不知花了多少心思，到高考时真是寝食不安了。还有的子女辈工资低，有的下了岗或失业了，老人家负担就更大了。这一年多来，股市兴旺，不少老人炒开了股，连不在行的也干上了。天天在家在电脑上看行情和买进卖出，儿子辈甚至孙子辈在上班时不方便，就常打电话回来，问股市的行情，牛市疯涨，大家都兴高采烈，股市震荡，又忧心忡忡。听说有一家全家炒股，连在初中读书的小孙子也很懂行，当然还比不上报纸上所说的八岁“小股神”。

家家户户都有一本经，更不必说有的几家子女做了什么长什么经理之类，大家都很称赞，忽然有的听说被审查或“双规”，甚至被捉将官里去了。世事沧桑，千变万化，可见安度晚年是要不断努力的了。

闲居杂记

王殊

1871年3月18日，法国巴黎工人阶级面对来势汹汹的资产阶级的枪炮镇压，揭竿而起，勇往直前地把红旗插上了市中心大厦的顶端。从5月21日到28日，巴黎公社的优秀儿女同残忍的敌人进行了举世闻名的街垒战。他们为保卫每一条街道、每一所房屋、每一寸土地而拼死搏斗。当所有的街垒都陷落的时候，最后一批不到200名的公社战士仍在拉雪兹公墓同5000凡尔赛匪徒作最后的抗争，直到弹尽援绝，迎着敌人的刺刀，高呼“公社万岁”，全部倒在墓地的一边墙上，留下了无产阶级永远坚贞不屈的光辉形象。

然而，此时此刻的俾斯麦却感到十分恐惧，他说：“这使我整个晚上睡不着。”1878年5月，威廉一世坐着马车巡游，一个被社会民主党驱逐出党的穷学生向他开了一枪。俾斯麦抓住这件事，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就认定是社会民主党所为，当天就让司法部起草镇压工人运动的法律。过了10天就送到了议会。但由于社会民主党议员的反对，议会否定了俾斯麦的议案。3个星期之后，80岁的老皇帝又被一个不愿默默无闻死去、非要拉上一个名人来垫背的疯子打了黑枪。俾斯麦便解散了议会，并在新的议会选举中玩弄花招，使社会民主党的议席减少，保守党势力大增。俾斯麦的《反社会主义者非常法》(以下简称《非常法》)被顺利通过。实施了12年的《非常法》虽然使工人阶级遭受了巨大的牺牲，却未能阻止历史前进的步伐。在俾斯麦下台前的1890年大选中，社会民主党成为得票最多的政党。工会组织的会员从5万人增加到20万人。

俾斯麦渐渐明白单用鞭子抽打是无法如愿的。于是，在他的操纵下，威廉一世在1881年11月的《德国社会政策大宪章》(又称《黄金诏书》)中宣布要建立“社会保障基本法”，声称“一个期待着养老金的人是最守本分的，也是最容易被统治的”，实行社会保险就是一种“消灭革命的投资”。俾斯麦也强调只要能够稳固政权，付出一些物质代价是值得的，因为“革命将会是一个更大的代价”。

1882年5月15日，德国国会通过了俾斯麦政府提交的《疾病社会保险法(草案)》，这是世界上第一部疾病社会保险法。

1884年6月27日，德国国会通过了俾斯麦政府提交的《工伤事故保险法(草案)》，这是世界上第一部《工伤事故

中国古代历朝都在宫廷中设立专门机构，养着一批职业画家。汉朝有“黄门署”，唐朝有“集贤殿书院”，北宋直接设“翰林图画院”，在这些机构供职的画家也都有专门的官职。明朝没有设置类似画院的专门机构，宫廷画家袭用特务机构锦衣卫的职衔，宣德到弘治间有一大批著名的宫廷画家，如周朗、谢环、商喜、吕纪、吴伟等，都授“锦衣卫指挥”、“锦衣镇

谷，历经艰难险阻，九死一生，最后发现自己身边的至亲至信之人竟是20年前的杀父仇人……

本书情节步步紧逼，扣人心弦，又处处设疑，越读到后面越让人喘不过气来。如大仇人

江湖

潘旭艳

卓正明，第一章读时，已对卓的过于热情而近乎鲁莽的举动感到不快，而在第十一章黄龙派掌门与玉玛上人比武时杨清惠对卓正明产生怀疑，到这里，即已想定了七八分。到最后，“星爷”揭去面纱露出庐山真面目时，才长吁一口气，闭目回想，心中种

保险法》。

1889年5月24日，德国国会通过了俾斯麦政府提交的《老年和残疾社会保险法(草案)》，这是世界上第一部老年保障法。

各个国家的工业化过程往往都伴有严重的贫富差距、失业、医疗、安全事故等社会问题。俾斯麦政府的这三项社会保障法律颁布后，的确受到了工人群众的欢迎，1883年有300万工业工人参加了劳工疾病保险，占有工人总数的40%，有四分之一的其他行业劳动者参加了保险；到1914年，几乎所有的工人和大部分的职员都参加了社会保险。

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为德国的经济现代化创造了安宁的环境，使19世纪70年代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进入低潮。到19世纪90年代，德国利用2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英国花了100多年才完成的工业革命，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在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现代化工业强国。

俾斯麦政府创立社会保障制度的举措，掀起了世界范围内的近代社会保障制度创建的高潮。先是一系列的欧洲国家，如奥地利、英国、丹麦、挪威、荷兰、意大利、法国、瑞典等国的社会保障立法出台；接着是一些美洲国家相继仿效。许多亚洲国家也参照德国的样本初步建立了社会保险制度。

社会保障制度是人类克服个体势单力薄、体现群体互助、躲避命运无常和增强生存能力的一个伟大创造。如果说华盛顿的美德影响了美国的政治制度，而在德国，却是俾斯麦的恶劣动机催生了伟大的社会保障制度。这表明，美德可以推进法治，恶欲也可以歪打正着。连俾斯麦自己也说，世上有两个东西，喜欢它们的人只能喜欢其结果，而不能去观察它们的制作过程，这两个东西就是香肠和法律。我们应该追求动机和效果的统一、手段和目标的一致，但也要正视两者时常分离的现实。历史是一种合力运动，而不是一种单打独斗。人应该充满理想，但却不能理想化。

本文参考资料：〔德〕艾密尔·鲁特维克著、韩洁等译：《俾斯麦》，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德〕威·莫姆森著、陈宝译：《俾斯麦》，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姜守明、耿亮著：《西方社会保障制度概论》，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桂莉：《简论德意志第二帝国社会保障制度》，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年第5期。

“偷拍”

柳叶

抚”等衔。我因此作一个大胆的假设，宫廷画家的任务之一是充当特务的角色。

我的这一假设不是没有依据的。明代祝允明在《闻记》一书中说，明初国子祭酒宋讷刚正威严，明太祖朱元璋非常器重

他。有一天朱元璋闲坐无事，想见宋讷，但又不想打扰他休息，就派一个画家潜伏到他家去画一张像来。那天正好宋讷在家穿着公服，危坐不语。画家就这么画了一张宋讷生气的模样呈给朱元璋。第二天退朝后，朱元璋把宋讷叫住，问他昨天为何生气。宋讷照实说了，如何如何，并惶恐地问陛下如何知道。朱元璋拿出画像给他看，还安慰了几句。这段故事

种疑窦，尽皆冰释。

当然刀光剑影，打打杀杀，为父报仇，并不是张寻寻父之旅的全部。正值青春年少的他也经历了数番感情的波折，纯洁无瑕、宛若天人的真怜，深情款款、又颇有大侠风范的杨清惠，知书达理、楚楚动人的大家闺秀柳墨林，真挚温顺的秦小秀，还有骄纵伶俐、天真无邪的舒舒……几个女子，山水胜处的惊艳邂逅，也为此次险巇丛生的江湖之行蒙上了一层艳丽的色彩。

而最让人激赏不已的是，作者往往在扣人心弦、疑窦丛生之时，宕开一笔，颇有闲情逸致地写起人文山水来。九塞沟风光旖旎，四季如春，宛若世外桃源；大漠沙丘连绵、险

从景洪出发到大勐龙，路经曼飞龙，要翻过一座山，司机们都叫它飞龙坡。飞龙坡并不长，却险。有好几段呈“之”字形，坡陡、路窄、弯急。到了雨季，过往车辆只能顺着两道深深的车辙，或者慢慢地往上爬，或者缓缓地往下滑，稍有不慎便会跌进幽深的山谷。大家称它为鬼门关。

1972年，景洪放映朝鲜电影《卖花姑娘》，知青们像注射了兴奋剂，趋之若鶩。那天，营部的机动车全部出动，我搭乘的铁牛55挂上车斗，满满地塞了一车人。由于车帮太低，四周的人必须蹲着，但中间的却要站立，因为这样可以尽可能多装些。来到飞龙坡，由于严重超载，拖拉机喘着粗气，艰难地上行，一旦熄火，便车毁人亡。好不容易爬上坡顶，接着是下坡。拖拉机必须咬住低速档，依靠车头的自重来限制车斗下冲的惯性。一车人歪歪扭扭地下到坡底，悬着的心才落地。用一车鲜活的生命为看一场电影抵押，类似荒唐在当年却属正常。

1973年，推荐工农兵上大学，有一种名额很特别，叫“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团部最后把这一名额给了十营卫生所的章医生，要求立即送材料。当天我正好在徒步，下午已无交通，只有徒步送达。从团部到飞龙坡，先是十多公里平路，走得十分轻松。到了飞龙坡脚下已经子夜。步行翻越是要勇气的，好在走公路不会迷失方向。到了下半夜，人已极度困

乏，走着走着竟打起吨来，好几回差点一头撞在行道树上。事后有个老兵告诉我，战争年代夜行军，他能够边走边睡，可惜我没有当过兵，自然没有这方面的本事。当年把所谓家庭出生不好的知青称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谁要是有幸成为工农兵学员，那可是命运的根本转折。为此，夜走飞龙坡也算是成人之美吧。

1975年，我去九分场任职，正值雨季，那天车到飞龙坡下无法再走。大伙无奈只好弃车步行。飞龙坡是土路基，路面只铺一层薄薄的沙石。进入雨季一经冲刷便裸露出泥土。车辆是断断不能走了，只要稍稍刹车，便会滑出路面。即便步行也不能穿鞋，因为粘上泥巴便无法迈步。一行人打着赤脚，冒雨前行。那天飞龙坡上大雨瓢泼，虽然穿着雨衣，根本不管用，没有半个时辰，浑身便湿透了，大家边走边相互照应着，紧赶慢赶谁也不敢懈怠。待到走过飞龙坡，雨停了，太阳也出来了。老天爷好像给我们开了个玩笑。西双版纳是小区气候，经常是东边日出西边雨，对此人们早已见怪不怪。

1995年，我重返故地，飞龙坡已被废弃，汽车行驶在平坦的柏油马路上，心里却还是惦记着那条已经被荒草淹没的小路。

飞龙坡

梁十二



书法

高治纬

《明史》宋讷传里也收入了，想必是比较真实的。祝允明说朱元璋想见宋讷，无非是托辞，说穿了就是不放心，怕臣下背地里做什么对他不利的事情。那

时还没有照相技术，只能派一个画家去“偷拍”。由此或许可以推断，宫廷画家在特务机构锦衣卫供职，也是顺理成章的。

我甚至认为，历代宫廷养着画家，表面上好像是为了繁荣文化艺术，实际上真正的任务是为政治统治服务。南唐李后主算是一个热爱书画艺术的皇帝了吧，他的宫廷画院里有顾闳中、周文矩、卫贤等一批著名画家。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更是千古名画。但根据史料记载，这幅名画正是李后主“命闳中夜至其（韩熙载）第，窃窥之，目识心记，图绘以上之”。据说，当时派去“偷拍”的除了顾闳中，周文矩也“拍”过两回，监视的时间不同，“偷拍”来的情景也不一样。

明日请看
《艺术守望者》
夏日读书